

ERSHI SHIJI
XIFANG WENXUE
BIJIAO YANJIU

王宁
●
著

二十世纪 西方文学 比较研究

王宁文化
学术批评
文选之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

(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 2)

ISBN 7-02-003061-0

I. 二 … II. 王 … III. 文学流派 - 对比研究 - 西方国家 - 现代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341 号

责任编辑: 胡允桓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94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定价 20.00 元

序：回眸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或又一个千年正在向我们走来。毫无疑问，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闪烁过耀眼光辉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也将伴随着历史而成为过去。从文学史家的眼光来看，把一段刚刚过去的时期的文学当作历史来研究，那就必须与其保持一段距离，将其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客体，才能以超越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具有人文意义的各种阐释理论又告诉我们，即使是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描述也难以实现，它常常因人而异，或者受到不同时代的局限，更不用说去描述一段色彩纷呈、复杂多变的文学史了。然而，尽管对文学史的描述有着种种人为的困难，但对历史的总结始终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一个任务，因而将科学的历史观与审美的阐释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文学，应当是我们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我们说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异常复杂，主要是因为这一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它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而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潮流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思潮流派的演变更替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在文学创作界，我们很容易接触到这样一些流派的名字：现实主义、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荒诞派、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但无论这些流派多么繁多，基本上仍

可归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先锋派这几个范畴之下；而在理论批评界，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神话—原型批评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一下子便进入我们的眼帘，但这些批评流派大致也可归入人本、形式、阐释和意识形态四种取向。这样看来，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史论结合的描述便是可能的，而且也对研究者有着一定的诱惑力和挑战性。在走向新世纪的今天，全面总结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的西方文学，可以说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在时间上也是可行的。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丹麦文学史家、比较文学之父乔治·勃兰兑斯还在十九世纪刚刚进入最后一个二十五年就写成了一部题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巨著，这种熔历史和理论分析、总体描述和横向比较于一炉的行文风格确实令人们耳目一新。但毕竟勃兰兑斯的著作主要只涉及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而且相对集中于英、法、德三国的文学和理论思潮，连北美文学都未能涉及。如果以勃兰兑斯当年写作的方式来描述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肯定是难以行得通的，因此当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研究者来描写即将过去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时，肯定在时间上、内容上和空间上应当有所超越。当然，全面描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演变，曾是我多年来的一种梦想，现在看来，要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专事不同国别的文学的学者的通力合作。但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勾勒这一时期西方文学发展的轮廓，并通过理论思潮及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来展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主要发展线索，在我看来还是可能的。可以说，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粗浅尝试。

本书作为我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同时也是将研究的焦点

集中于探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流变的一种尝试。如果说本书的部分篇章曾以不同的形式先行发表过的话,那么那些篇章由于时间的局限并未能客观地反映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风貌。今天,在我们即将告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百年时,我便将以往的研究继续了下来,将时间的上限追溯至十九世纪末易卜生的时代,而将下限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末,亦即以站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本书按讨论的具体专题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主要西方文艺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历史先锋派在这一时期的欧美文学中的表现。其中涉及荷兰文学和加拿大文学,因为我曾多次访问这两个国家,并在那里住过较长的时间,广泛接触过当地的作家和批评家,但这两篇文章并不能算作深入的研究。前者旨在向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同行提供一些当代荷兰文学发展的新信息,后者则试图通过多元文化主义这一热门话题来阐述加拿大文学的特殊性和后殖民性。第二部分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了文化批评对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反拨以及与当代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相融合的趋势;在微观研究方面,这部分的论文则集中剖析了二十世纪两个最有影响的批评流派:精神分析学派和后结构主义,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描述了后现代主义大潮消退之后的后殖民研究。第三部分的作家论主要探讨的是我所熟悉的几位英美作家,如果按他们所介入的思潮流派来划分,则分别属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至于对易卜生这位创作生涯主要是在十九世纪的挪威作家,则是我试图用当代新理论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因为无论就其在西方现代主义讨论中还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易卜生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总之,这本文集所讨论的理论

思潮和作家作品虽不算全面,但基本的大轮廓都已清晰地描绘了出来,至少可以体现我本人在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研究方面的专长和方向,也可以算作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一种回眸吧。最后应当声明的是,文中的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序:回眸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1
--------------------	---

上 编 思潮论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3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	30
现代英国文学:一九〇〇——一九四五	55
当代英国小说与诗歌	74
多元文化主义与加拿大文学	101
当代荷兰文学概述	112

中 编 批 评 论

从形式到分解的历史演进	125
精神分析:从人本到文本	143
后结构主义:批评的解构	166
弗莱理论的后现代视角阐释	194
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	205

下 编 作 家 论

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世纪文学之镜	237
易卜生:一种后现代视角的重新阐释	260
杰克·伦敦: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	272

艾略特:永恒循环的神话	303
海明威:现代文体的探险者	327
菲茨杰拉德:沉默的“桂冠诗人”	352
索尔·贝娄:没有终极的寻找	373

附录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

——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教授 ... 397

后记

上 编

思潮论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二十世纪即将进入它的最后年月了，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为现代时代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卓越体现，将载入世界文学的光辉史册。今天，“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神话虽然已被打破，但人们却不得不承认，本世纪西方文学的成就及其对全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它给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增添了夺目的辉耀，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在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出回顾和总结时，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风格迥异的思潮流派的名字：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迷惘的一代、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样一些闪光的身影：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艾略特、庞德、叶芝、肖伯纳、乔伊斯、伍尔芙、康拉德、普鲁斯特、法朗士、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卡夫卡、易卜生、奥尼尔、加缪、萨特、索尔·贝娄、马尔克斯、聂鲁达、贝克特……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但全面总结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并非本文所能完成，本文的任务在于对本世纪前九十年内曾占主导地位或现在仍居主潮地位的三种西方文学思潮作一宏观的勾勒，而对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则不作详论。

根据当今西方流行的新历史主义观念(New Historicism)，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是那一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在描述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主潮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只有把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的总体特征和精神。

早在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的急剧发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迅速发展到垄断竞争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终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但随着它的盛极至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企图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工业寡头和金融寡头相互勾结，残酷地压榨工人群众，致使失业大军不断充斥街头，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激化。

十九世纪后半叶，各种流行的思想观念伺机扩大自己的影响，侵袭人们的固有观念：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力意志论、生命活力论、遗传基因论、分析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新人文主义开始先后占领知识领域和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也同时在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界广泛传播，对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更以其理论体系的完备和论证分析的精辟打动了更为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社会深恶痛绝，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受奴役、受欺凌的地位，进而奋起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当时的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罢工斗争如火如荼，居于劳资激烈冲突和斗争之间的中小知识分子，则终究难以摆脱那种动摇不定的软弱性。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有所洞察，预感到这一危机四伏的社会已无可指望，必然逃脱不了崩溃的厄运，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对马克思主

义不甚理解,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与广大劳动群众格格不入。他们对现实感到幻灭,对未来又失去信心,或者缅怀人类文明史上的某个兴盛时期,或者彷徨、踟躅在思想的“荒原”上。这批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本来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抱有幻想,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这种美妙梦想。俄国十月革命虽然给他们以某种震动,但终究未能引导他们走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道路。崛起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倒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寄托。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拉开序幕的。

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流派众多和追求标新立异。有些思潮流派尚可略领风骚二十年,有些则连三年五载也难以维系。有些作家生前颇受批评界推崇,甚至显赫一时,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批评风尚的转向,他们曾几何时却成了明日黄花;倒是一些作家生前备受冷落,死后却随着各种新崛起的批评流派的出场逐渐被“发现”、被阐释甚至被赋予各种“大师”之类的桂冠。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文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蜂拥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对固有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及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形式技巧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叔本华、柏格森、尼采、斯宾塞、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名字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描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西方文学的著作中见到。当代美国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说得好:

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现代文学重新带来了被十九世纪的科学所忽略了的那些东西。对于不见了踪影的“生命”、“有机组织”(organism)、“功能”(function)、“瞬间的现实”(instantaneous reality)、“相互作用”(interaction)这类东西,人们此时可用威廉·詹姆士的激进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亨利·柏格森的生命活力论(élan vital)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来予以填补。这些人并不只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还是超凡出众的作家，正如体现在《心理学原理》(1890)、《时间和记忆》(1896)和《释梦》(1900)这些著作中的那样，他们对人类知识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对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们本身也已成为这一文学的经典部分。^①

确实，诚如卡津所说，这些文学以外的思潮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而且还不断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并影响到文学的本体，有的甚至成了本世纪西方文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诗人”甚或更早些的颓废派文人的思想倾向之基础；柏格森虽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却由于“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及表达的卓越技巧”而荣获了一九二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他的著述成了本世纪的一个独特文学现象——“诺贝尔文学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尼采不仅自己擅长写诗，无愧于“悲剧诗人兼哲学家”的称号，而且他描绘的“金发碧眼”式超人形象不时地出现在本世纪头三十年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大师和哲学家，其影响倒是更见于本世纪的西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他所荣获的一九三〇年度“歌德文学奖”更使他本人也跻身于文学家的行列；斯宾塞和荣格则分别以其思想倾向的激进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批评家的观念方法；威廉·詹姆斯作为意识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功绩也已载入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册。

三十年代的西方文学在本世纪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

^① 阿尔弗雷德·卡津《现代文学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Literature*)，收入论文集《当代人》(*Contemporaries*)，小布朗公司，1962年版，第5页。

位。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使西方国家首当其冲，大批作家迅速向“左”转，靠拢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运动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江河日下。在描述“红色的三十年代”的西方文学的著述中，我们同样可以颇为频繁地见到马克思的名字。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导致这一阶段的文学走向分化：一部分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的左翼文学，另一部分则公然成为法西斯的御用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其文学也更加令人瞩目。法国的新小说派、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德国的“废墟文学”等异军突起，显示出不同的风姿。弗洛伊德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一起成为战后西方文学的重要哲学基础。

有人说，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我认为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创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多元格局并非国别、地域意义上的多元，而是思想倾向和风格形式意义上的多元，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多元流向。但是，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地从整体上来把握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就可在拨开所有阻挡我们视线的分枝蔓叶之后，大致清晰地看到一个三种思潮更迭交替并且在不同时期各占鳌头的格局。实际上，这三种思潮都曾有过自己的盛期，它们有时相互对立，有时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会消失殆尽。本文的任务就是为这三种思潮的兴衰流变作出粗略的描绘。

一 现实主义的衰落

对现实主义的任何界定或描述，似乎都难以尽如人意。这

个问题不仅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引起过多次论争,即使是在历时二千五百多年的西方文论史上,对现实主义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或描述。只要我们翻开不同版本的西方文学史著作,就不难发现,有些被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作家,在西方学者那里却被归为自然主义作家,例如美国的斯蒂芬·克莱恩、杰克·伦敦、弗兰克·诺里斯等人就曾受到过这种待遇,其理由是他们的创作深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且他们的作品语言过于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等等。也有些被我们认为是现代派的作家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如亨利·詹姆斯、伊迪斯·华顿等,其理由则是因为他们的描写在细节上真实,语言纤细优雅不俗。在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麦克法伦(James McFarlane)编著的《现代主义:一八九〇——一九三〇年》(*Modernism: 1890—1930*)一书中,编者就把海明威、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创作思想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也归为现代主义作家,而从书后的作家小传来看,几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西方的主要作家都卷入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①。这样过于宽泛的划分自然无可厚非,因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两种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本来就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有的作家在思想倾向上很合现代主义的拍子,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依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虽然偶尔也借鉴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但基调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例如海明威、托马斯·曼就是如此。也有的作家早年曾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写出过一些洋溢着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但在现代主义运动高涨之时,他们却置身其中,并且成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例如乔伊斯、劳伦斯等作家就是如此。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

① 参见该书附录“作家小传”,企鹅丛书,1976年版。

多。即使我们拿公认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高尔斯华绥、萧伯纳、斯坦倍克、辛克莱·刘易斯以及更早些的托马斯·哈代等同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相比较，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明显差异。如果我们再朝前推进一步，把莫泊桑和福楼拜的小说同巴尔扎克的小说相比，也依然可见出较为明显的差别：在莫泊桑那里，常以构思的精巧和描写的简洁取胜，他的一些作品甚至接近于自然主义；福楼拜则更为注重形式技巧，有时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理想，因此难怪有些批评家把他归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远祖之一；巴尔扎克与这两位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擅长以编年史的描写方式和史诗一般的雄浑风格构筑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他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构筑起来的丰碑——《人间喜剧》至今对我们认识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风貌，仍是一份难得的有着艺术价值的文献资料。

既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却又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这要从三个方面来作阐述。

首先，我们应当考虑到作家在对一种思潮或美学原则的接受时所应当具有的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任何文学思潮或美学原则在化作具体的文学创作并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之前，必然首先进入作家个人的接受屏幕，同作家的期待视野发生作用，进而发生某种形变，经过作家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选择、接受和创造性转化而成为一件具有审美功能和特征的艺术作品。既然各人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不尽相同，因而反映在作品中的审美倾向就判然有别，对一种创作方法或艺术技巧的运用也必然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越是艺术上有造诣的伟大作家，其作品就越是带有非他莫属的个性化色彩，这就使我们见到了现实主义内部的千姿百态。我认为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